

情

侣

QINGLU SHUANGZHUAN

西蒙·波娃 著
郝马雨文 译

西蒙·波娃传

XIMENGBOWAZHUAN



作为精神与情感对话，在这个世界上于我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波娃。

——萨特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

55.6
双

情

侣

QINGLU SHUANGZHUAN

西蒙·波娃 著
郝 马 雨 文 译

西蒙·波娃传

XIMENGBOWAZHUAN



作为精神与情感对话，在这个世界上于我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波娃。

——萨特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蒙·德·波娃传/西蒙·德·波娃著 郝马 雨文译
(情侣双传)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1

ISBN 7-5354-1391-9 —

I. 西…

I. 西…

Ⅱ. 历史—人物传记

N. K · 811

策 划:陈辉平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朱久山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石首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1.625

版 次: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50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54-1391-9/K · 16

定价:14.00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情侣双传

缪 塞 传

乔治·桑 传

萨 特 传

西蒙·波娃 传

拿 破 仑 传

约 瑟 芬 传

叶 赛 林 传

邓 肯 传

罗 丹 传

卡 米 尔 传

责任编辑 陈辉平
装帧设计 徐慧芳

ISBN 7-5354-1391-9



9 787535 413918 >

ISBN7 - 5354 - 1391 - 9
K · 16 定价:14.00 元

情侣双传

缪 塞 传

乔治·桑 传

萨 特 传

西蒙·波娃 传

拿 破 仑 传

约 瑟 芬 传

叶 赛 林 传

邓 肯 传

罗 丹 传

卡 米 尔 传

目 录

第一部 上帝·温馨

- 第一章 白色不一定是白色的…………… 3
- 第二章 恶终于降临了…………… 18
- 第三章 神圣和智慧不是同一
层次…………… 28
- 第四章 宇宙的生命有一个开端 …… 45
- 第五章 上帝在天国看着我…………… 59
- 第六章 流露无遗的世界里隐匿着
另外一些内容…………… 78

第二部 青春·否定

- 第七章 真正的敌人是母亲…………… 95
- 第八章 当我发现修女是愚蠢的
时候…………… 110
- 第九章 没有一个人是上帝的
化身…………… 124

第十章	你是为了成为英雄的 伴侣而生的.....	140
第十一章	宇宙的座标开始动摇	156

第三部 崇拜·迷惑

第十二章	人类始终拥有共同的 分母.....	173
第十三章	我将永远是孤独的.....	191
第十四章	任何崇拜都可能是 一种欺骗.....	202
第十五章	接受或者拒绝幸福同样 令人沮丧.....	227
第十六章	我的孤独显示了我的优 越.....	241
第十七章	宇宙似乎浓缩成了一个 幻觉游戏.....	254

第十八章 我所喜欢的东西彼此
之间并不喜欢…………… 270

第四部 爱情·价值

第十九章 我的生活应该有眼泪 ……
…………… 291

第二十章 比其他人更炽烈地
燃烧自己…………… 309

第二十一章 到世界的另一端去 ……
…………… 322

第二十二章 他真正体现了我十五岁
时的理想…………… 341

第二十三章 每一个家庭都会有
废物的…………… 352

第 一 部

上帝 · 温馨

增 一 卷

增 二 卷

白色不一定是白色的

在这本书中，我一直想告诉你，每当我想起你时，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这种感觉，就像那窗外的阳光，温暖而明亮。你又何必去在意那些琐碎的小事呢？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惊喜和未知。

（原刊）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就像那窗外的阳光，温暖而明亮。你又何必去在意那些琐碎的小事呢？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惊喜和未知。

第一章 白色不一定是白色的

我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早上四点钟在一间放着白色家具的房间中出生，这间房面对着拉斯帕尔大道。在我出生后第二年夏天所拍摄的家庭照片中，有一位穿着白色衬衣、戴着鸵鸟羽毛帽的青年妇女和一位头戴巴拿马大草帽的青年男子，他们是我的母亲和父亲；照片中他们对着还是婴儿的我微笑；我的祖父、叔叔阿姨也在其中。当时我父亲三十岁，母亲二十岁，我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把相簿翻到另一页，可以发现母亲手中也抱着一个婴儿，但她已经不是我了，而是我那刚刚出生的妹妹。我那时已两岁半，在照片中穿着一条褶裙，戴着一顶软帽，而且显得有点嫉妒的模样。但我相信那种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为自己是姐姐而庆幸，我觉得我当时戴着头巾、篮子里还放着饼干和一瓶牛奶的样子，比局限在摇篮内的新生儿有趣得多。当时我已能感觉到我有个小妹妹，而她却无法感知我的存在。

关于出生后几年的岁月，我只保存着些微模糊的印象，只依稀记得一些红色、黑色和热的物体。我们住的公寓是漆成红色的，室内铺着地毯，饭厅中的家具是亨利二世时代的。父亲书房里挂着红色天鹅绒窗帘，摆着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黑

梨木家具。我常常在他书桌下的空档里缩成一团，那地方又暗又热，而红色的地毯更是常常刺痛我的眼睛。我的童年就在这种状况下度过。我观察、摸索着，在黑暗的掩护下认识了世界。

路易丝给了我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她早上替我穿衣服，晚上给我换衣服，并且和我睡着同一个房间。那时她还年轻，长得不美，也没有神秘感，所以我相信，她的存在无非是为了监护我们姐妹俩。她从不提高嗓门大声说话，也从无缘无故地责骂我。当我在卢森堡公园玩耍，或者抚慰着圣诞节夜晚从天空中随一个装着行装的箱子一起掉下来的布娃娃时，总觉得路易丝宁谧的目光正保护着我。夜晚来临时，她会坐在我的身边，指着图画给我讲故事。我实在很需要她，她就像脚下的泥土那样自然。

当然感觉上比路易丝更遥远、也更任性的母亲，也给了我不少情爱。我常坐在她的膝盖上，向着她那散发着柔柔香味的手臂和脸颊，献上无数的亲吻。晚上，她有时会到我的床边。当她穿上绣着淡淡紫色花的绿色长裙，或闪闪发亮的黑色长裙时，美得真像肖像一般。她生气时，会向我瞪眼，我一直很害怕会使她的脸变丑的暴风雨或闪电，我需要她的微笑。至于我的父亲，我很少看到他。他每天一早便要上法院，手臂里总是挟着公文包，里面总放着一些不可触摸而人们称之为文件的东西。他没有蓄胡须的习惯，蔚蓝色的眼睛常带着愉快的神色。晚上当他回来时，会献给妈妈一束紫罗兰，然后便互相亲吻、微笑。爸爸也常跟我笑，也教我唱唱歌，像“这是一辆灰色的汽车”或“她有一条木腿”、“我吃惊地发现

他在我鼻子上捡钱币”之类的歌。他有时也和我玩乐；在这种时候，我很高兴；但他在我生命中并没有扮演过一个定型的角色。

抚育我的是路易丝和我母亲。她们的工作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这世界透过我的嘴唇比透过我的眼睛、双手更亲密地接近我，我无法接受世界上的一切。乏味的奶酪、麦片粥、面包汤，使我厌恶得流泪；油脂和流着神秘液体的贝壳都常常引起我的反抗、呜咽、叫喊，甚至呕吐，我的厌恶感是这样的顽强，竟使人们生怕去讨论。另一方面，我还努力地去利用这婴孩时期的特权。对我来说，美丽、奢华、幸福都是一种自我消耗。我走到食品店橱窗面前时，水果蜜饯的闪闪光泽、糕点的深色光泽和带有微微酸味的多彩糖果都使我惊讶、迷惑。我对绿、红、桔黄、紫等色彩有极深的爱好，因为它们给我带来愉悦。我对一件事物的仰慕常常幸运地变为一种乐趣。母亲常在灰石白里把杏仁捣碎，把粗粉混在黄色的奶酪里，这时，糖果的粉红色便会巧妙的消失，而我便会把汤匙浸在晚霞般的色泽中。晚上，我时常在父母会客的沙龙里，看着水晶吊灯的光辉映在镜子中的情景。一天，妈妈坐在钢琴面前，一位年轻的太太在拉小提琴，而一位表哥则拉大提琴。带有硬壳的水果糖在我的牙齿间咯咯作响，果汁中的黑莓和凤梨的味道在嘴里渗润；我拥有一切的色彩、火焰、麻纱披肩、钻石花边，也拥有一切的庆典。那传说中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从来没有吸引过我，我只羡慕塔蒂夫人用圆形的点心制作的卧室。假如我们的生命所寄托的是一个可以食用的世界，那么我们将受到何等的影响！如果我一旦长成大人，我要嚼着开花的杏树，咬着红色的杏仁糖。矗立在纽

约空中的霓虹灯招牌，活像个巨大的蜜钱，这些想法使我产生一种挫折感。

吃，不仅是探险或征服，而且是我生活中最严肃的一项：“为妈妈吃一口，为外祖母吃一口……假如你不吃的话，你会长不大的。”大人们常把我拉到走廊的墙上，比较着以前所作的身高记号。如果我长高了二厘米或三厘米，他们便会向我祝贺，这时我会感到很骄傲，然而有时候我也感到害怕。阳光洒在上过蜡的拼花地板和白色的家具上，我看着母亲的安乐椅想：“我再也不能坐到妈妈的膝上了。”突然之间，不可知的未来就要把我变成另一个我，而那个我将不再是现在的我。我预感到所有的束缚，自我否定自我放弃和无数次的死亡和容貌改变。“为祖父吃一口……”我依然继续吃着，我对自身的成长深为骄傲，我不期待永远是个婴儿。我必须经过强烈冲突，以便仔细回想路易丝讲夏洛蒂故事的情景：一天早晨，夏洛蒂发现她床边的椅子上，有一个用粉红色糕点制成的、几乎和她身体一般大小的巨蛋，它既具有摇篮的功能；又可以吃。由于放弃了其他食物，夏洛蒂身躯逐渐缩小，最后变得极为细小。她险些沉溺在锅中，当厨师无意把她扔到垃圾筒里后，老鼠又把她带走。人们把她救起时，她显得惊慌失色，极度后悔。这以后，夏洛蒂贪婪地大吃，以致身体胀得像气球一样。不久，她妈妈便带着一个肿胀的怪物去看医生。我带着明智的羡慕思索医生规定的食谱：一杯巧克力、一个煮蛋、一块猪排。夏洛蒂恢复到她原来的体形，我也从那个将胎儿变成妇女的奇遇故事中，安然无恙地醒悟过来。我继续长大，我也知道我被判定在放逐的状态中，我要在自我身上寻求拯救之道。早晨，路易丝为我梳理头发，我

很满意在镜中看到自己布满了圈圈头发的脸。人们对我说，黑发碧眼不是常见的现象，我自然高兴，也寻求去取悦别人，父母亲的朋友在这方面更是助长了我的自负。他们礼貌地取悦我、赞美我。我常常抓着女宾客的裘皮大衣摩挲，我更尊敬男士们，尤其是他们的胡子、烟味、深沉的声音和他们把我举过头顶的手臂。我特别注意引起他们的兴趣；我时常装模作样，到处乱动，窥听着把我从深渊中拯救出来而生存于成人世界中的字句。有天晚上，我在父亲的朋友面前，顽固地拒绝一盘煮熟的色拉，而他的朋友德朗德尔先生在看到一张暑假中收到的风景明信片后，便认真地问道：“西蒙喜欢吃煮熟的色拉吗？”在我的眼中，字体比语言更有力量，字体使我狂喜。当我们再度在圣母教堂前面遇到他时，我预谋了巧妙的捉弄把戏，我试着引起他回忆，但是他没有反应。那时我失望地发现光荣是多么短暂易逝。

这种失望通常并不在我身上发生。在家里，经常为了每一件小事引起很大反应，大人们都很乐意听取我的意见，重复我的话题。我的庞大家族的长辈足以保证我的重要性，此外，有一群超自然的人们用请求的目光注意着我。从我学会走路后，母亲便常常带我上教堂，她告诉我墙上的蜡像、石膏像、耶稣像、上帝、圣母，和一个像路易丝一样服侍我的天使。我的头顶上布满了无数充满善意的眼睛。

妈妈和姨妈都十分忙碌地照料我。我喜欢一头银发的外祖母是因为她年纪大；我喜欢莉莉姨妈是因为她年轻，她像小孩一样和她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她比一般大人更容易亲近。外祖父也常常叫我在他脚下玩耍，但是他粗声粗气的，有时使人难以分辨他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在骂人。每逢

星期四，我便在他们家吃午饭，外祖母总是用肉馅饼、奶酪、白兰地这样一些美食填饱我的肚子。午饭后，外祖父在雕花的安乐椅上打瞌睡。我就在桌下玩着不发声的游戏，外祖母喜欢和我玩骨牌、纸牌或木牌。但是我在餐厅里常常有种窒息感，因为餐厅像古玩店似的，墙上摆满了挂毯、瓷盆和色彩鲜丽的画，独脚圆桌上铺着长毛绒花边台布，我为那颗种在铜盆里的叶兰天地之小而感到难过。

莉莉姨妈常带我出去玩，最高兴的便是去看赛马。我和她相处得很融洽，我们曾经在上马恩河流域的夏托维兰住过一阵。那时我们是在外祖母的姐姐家中作客，而这段日子也成了我记忆中最渺远而有趣的一部分。由于丈夫和女儿的早逝，老姨婆爱丽丝显得苍老而孤独，她住在一个街道狭窄，房子低矮的小镇里，整个城镇很像我曾任图画中看到的。不过爱丽丝的房子十分宽敞，四周都是花园。在爱丽丝姨婆的花园里，我喜欢那些修剪得很整齐的水松、散发着烛香的黄杨和凉亭里的石桌石凳。记得一个早晨，爱丽丝姨婆焦躁地责怪我偷摘了花园里的花，还告诉我这种行为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可是我并没有摘花，而是有一朵花落到了地上，于是我发出抗议。爱丽丝姨婆完全不相信我，幸亏莉莉姨妈强烈地为我辩护，她是我父母的代表，我唯一的律师；我觉得脸上布满老年斑的爱丽丝姨婆，属于迫害小孩的坏天使之流。我满意自己加入了反对错误和不公正判决的行列。回到巴黎时，父母亲和外祖父母都愤慨地站在我的一边，而我也品尝到了美德的胜利。

受保护，被宠爱，被无数新奇事物娱乐着的我，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女孩，但有时又发脾气在地上打滚，摔得全身青